

第一章

我们都不缺少贪婪的欲望，真正的强者才拥有控制欲望的能力。这是爸爸走那天说的话，我记住了。我对爸爸说：恨的世界人人有责，爱的世界又有谁会不参与呢？因为我们都相信自己是最善良的。我的话不知道爸爸记住了没有？

爸爸走了以后，我把这句话写进作文里，老师说就凭这句话给了我100分。我美翻了，这是我从小学到第二次上高三作文唯一的一次100分，老师看着我，大声说：“别美了，作文满分是120分！这是高考模拟，不过你能写出这句话来已经是奇迹了！赶紧回家吧，你爸爸有消息了！”

爸爸有消息了，妈妈激动地哭起来。爸爸春天就走了，一直没有消息，我总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妈妈说：“你爸爸在为银城做事，忙着呢！”我就问：“爸爸是飞走的吗？”妈妈愣了一下，“飞？对，九爷飞走了！”话音未落就听见妈妈哇的一声哭起来，我赶紧哄妈妈：“妈妈没关系，我爸爸一定能飞回来的！”

我是在安慰妈妈，还好妈妈没看出来。爸爸会飞，银城的人都知道，我骄傲，也想飞，说：“爸爸，让我也飞吧！”爸爸总是摇摇头，叹口气，说：“儿子，人是直立动物，站直了，好好走，别趴下！”

站直了，好好走，别趴下，我记住了。可对于我来说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站不直，也不能好好走，每次摔倒都赶紧骨碌一下爬起来，爸爸看见总是很欣慰，说：“儿子，好样的，这就对了！”

爸爸说人从地上爬到能够直立着行走经过了上万年，也许更长。谁知道呢，反正进化到直立行走就要好好走，可我怎么也想不到爸爸会飞，九爷会飞。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爸爸就飞过一次了，在天上飘来飘去，然后一下飞走了。这个春天爸爸又飞了，这回一定飞得更高，飞得更远，飞过了甘家旺，飞过了甜水湾，再往西，没准一口气就飞到了黄河的源头，我不知道那是哪儿，爸爸回来会告诉我的。

千禧年就要来了，为迎接人类纪元的二〇〇〇年，千禧年，银城到处张灯结彩。老师总说银城二十世纪这一百年走得并不快乐，幸亏有了最后的二十年，银城才真的是欢天喜地，才有现在的喜悦心情来迎接二十一世纪。不知道爷爷的先祖是怎样迎接二十世纪的，一定没有现在的银城这样喜气洋洋，我家也有喜，

爸爸有了消息，我高兴得想哭。

爸爸走的时候枫叶还没有红，可桃花开了，四月里那一片美丽的桃花，银城就像一幅图画，彩色的，爸爸走进了彩色里。我小时候的银城是黑白的，像铜版画，线条粗犷又硬朗，光秃秃的山，到处是烟囱，一年四季都冒着黑烟，让人知道银城还活着。

黑烟让银城到处飘逸着黑色，我生下来以后第一次见到就给吓坏了，大声说：“爸爸，银城太黑了！”我爷爷听见了，说：“孙子，下雪就好了！”妈妈说：“他爷爷，瞧你说的，现在是六月，夏天怎么会下雪呀？”爸爸点点头，肯定地说：“六月雪也是有的，老戏里就有，就叫《六月雪》，银城没下过，如果有一天老天爷非下不可，那也拦不住。”

妈妈着急地说：“那我可受不了！六月雪也太惊奇了，戏里乱唱，一定是瞎编的！”爷爷这才明白过来我爸爸说什么，瞪起眼睛说：“六月下雪？没尿的听说过！我倒是见过银城九月份下雪，你可别骗我！”

爸爸笑笑，说：“九月下雪？才不会呢！”

爸爸说不会的事就一定不会，我只相信爸爸。为了不让爷爷生气，爸爸哄着爷爷，也管他叫爸爸，说：“爸，不骗你，银城没有树，烟囱老冒黑烟，为控制污染，烟囱将来都是冒白烟，远远

看上去跟雾似的，缭绕，要相信，相信银城早晚有一天会是彩色的，别着急。”

不着急，反正我不着急，可爷爷很急，怕是这辈子看不到几次雪了，何况还是六月雪，爷爷说他还想看小时候的九月雪，怕是看不到，银城的九月怎么会下雪呀？不管下还是不下，反正我这辈子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时间看雪，不管是几月，雪越大越好，越美丽，银城一定会好美丽，更美丽。

我不知不觉中就长大了，银城不知不觉中也有了彩色，而且越来越浓，一九九九年的这个秋天银城已经非常灿烂了。只是还没有下过雪，连气势恢宏的雨也没下过几次。爸爸不在家，我把这个夏天给丢了，妈妈连秋天也丢了。时间越长我越想爸爸，我怕爸爸忘了我，妈妈说不会的，“不会的，你爸爸那么爱你！”

当然不会的，爸爸那样爱我，还总说对不起我，我想呀想，想了好几天终于想明白了，我是怕忘了爸爸。

怎么会呢，我爱我爸，不可能忘了爸爸。老师也说银城不会忘了九爷的，然后又大声补了一句：“我是说‘也许’。”

爸爸要回家了，到处喜气洋洋，一定是迎接九爷。好多人都管爸爸叫“九爷”，认识爸爸的人都管他叫“九爷”。老师说不是，银城的喜庆跟九爷没有关系，大家在欢天喜地地迎接二十一世纪。

千禧年就要来了，妈妈在鸭绒厂不拔鸭毛了，工厂也改成了公司，搬到西面去了，快搬出银城了，离甘家旺近了，也离甜水湾近了。

甘家旺是爸爸的老家，再往西一点的甜水湾是妈妈的故乡。妈妈总说太幸福了，不幸的人们才会越发展离自己的家越远，而妈妈离老家越来越近，所以幸福，有爸爸妈妈才幸福，跟我一样。我知道，知道妈妈爱她的甜水湾，爸爸爱他的甘家旺。我开始长大了，知道了人有一个总是惦记的地方真好，我只惦记爸爸，银城也不会忘记九爷的，我相信。

爸爸终于有了消息，我好激动，进门看见了一屋子的人在我家，像是在哄着妈妈，劝着妈妈，别太激动了，爸爸有消息了妈妈怎么会不激动呀？我看见妈妈激动得泪流不止，甚至站不稳，真的是太激动了。我激动不激动都是站不稳的，使劲想着爸爸的样子，爸爸走之前一下老了许多，好像一夜间就更老了，一觉醒来突然变了，可还是没有银城变化快。

爸爸说过，秋天里枫叶红了的时候会跟我一起好好看看银城，爸爸说话算话，我高兴得也想哭。从来没见过妈妈这么大声哭过，我也哭才对，可我不知道该不该哭，要不要哭，因为爸爸说过，爸爸说：“是男人，就别哭！”

我是男人。很早以前就是了，十八岁学校给我主持过成人礼，

不是我一个人，全校高三的同学都集合起来在广场上看升旗，银城一中为我们举行的成人礼是升国旗。国旗旁边还有一面小一点的旗帜，也同时升起来，那是骄傲的银城一中的校旗，上面绣着一片枫叶。

我第一天走进银城一中的时候，看见校旗中间的一团白色，还以为是被鸟儿在天上拉屎把旗帜给弄脏了，校长说不是，银城一中校旗上的是一朵雪花。银城是一个爱雪的城市，可那朵雪花需要解释，不解释我就不知道是雪花。

银城人向往雪，向往洁白，校长一说我就懂了，旗帜上那片不太规则的白团团是雪花。银城爱雪，一中就把雪花绣在了旗帜上，我懂了，日本人爱吃烧饼就把武大郎的烧饼画在了旗帜上，还叫国旗，日本国把武大郎的烧饼弄到旗帜上做国旗了，我的小学班长说的，班长说等他看过海以后要到日本国去看看当地国旗上的烧饼，大烧饼。我这样一说一中的校长也懂了，夸我聪明，对我进一中一下就放心了，亲切地说：“你尿的太棒了！”

上到高中的时候校旗上的雪花没有了，变成了枫叶，一片红红的枫叶。老师还说这枫叶是九爷给绣上去的，我就问：“谁是九爷呀？”老师惊讶了好半天，看了我好一阵子，瞪着大眼睛说：“你爸爸呀！”

我的爸爸叫九爷，而且会飞。可我老记得举行成人礼那天，

瘦得像猴子的班长说“成人礼”学校应该给我们男生发套套才对，我不知道什么是套套，瘦猴班长说问九爷去，你没有弟弟妹妹就是让套套给套住了！

我回家就问爸爸什么是套套？爸爸说：“这孩子。”妈妈也说：“这孩子！”我放不下这件事，到学校又问老师：“老师，什么是套套呀？”老师怔了一下，上上下下看着我，叹口气说：“你再长大一点就知道了！”然后又补充了一句，高中的语文老师总是爱补充，说：“你肯定比别人用上得晚，不过对你来说早点晚点都不重要，没准这辈子都用不上呢，知道套套做尿！”

不重要的事我就没有必要关心，何况还有可能一辈子都用不上，可我总觉得“套套”很诡异，我问谁谁都赶紧躲开，我就问小英子，说：“小英姐，什么是套套呀？”小英子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她盯着我看了好半天，然后严肃地说：“你好好准备考上大学吧！要不然你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是套套！”

我懂了，同学们都想上大学，上大学原来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要知道什么是套套。可老师居然不让我参加高考，校长说：“为了感谢九爷让一中有了灯光球场，晚上也可以打篮球了，学校做点牺牲是应该的，让他考尿的吧！”

我参加模拟考试，都说我是银城一中的奇迹，数学、语文、英语加起来也没到120分，老师说我连“成教”都考不上，她都

快哭了。我不知道什么是“成教”，是像瘦猴班长说的“成人礼”上该发套套代表成人了吗？成人这一天可以用套套了呀？我又问小英子，她没生气，从小学三年级就知道跟我生气没有用，那是自己给自己找气受，扬起她漂亮的手，摸着我的脸说：“你别惦记套套了，我看你这辈子也用不着的！阿甘，你别惦记了好不好？”

一叫我阿甘我就不惦记了，可我惦记爸爸，这个没有人能管得着。看着好些个人来到我家，叔叔们不动声色，阿姨们跟妈妈一起喜极而泣，她们都高兴地一起哭，因为爸爸有消息了。不知道这回九爷又为银城做了多大的事，一定累坏九爷了，大家才又是高兴又是难过吧，妈妈才会止不住地哭。人难过要哭，爸爸有消息了妈妈高兴也哭，我知道了人在喜悦或悲伤的时候都会用眼泪来表达。

妈妈抖着身子穿上了外套，爸爸最喜欢的妈妈的红外套，原来爸爸不回家来，是接妈妈和我去什么地方看爸爸，太好了！

不知道到哪儿去看爸爸？九爷一定太累了。叔叔阿姨们都不说话，各个表情都很凝重，爸爸这回一定是为银城做了更大的事儿，所以才走了这么久，我越想越激动，去看爸爸还有这么多人陪着，他们都喜欢九爷，我知道。

妈妈和我被簇拥着下了山，妈妈像我一样开始走不稳，人太

激动了也是走不稳的，谁要是能走稳就是没有真正的激动过。我是一个激动不激动都走不稳的人，会让人以为我老是激动不已呢，我想向人解释，爸爸说：“别解释，很多事一解释就更复杂了，自己知道就行了。”我听爸爸的，不解释。

下到山底，看见了停在坡下的面包车，我和妈妈第一次坐上了让银城骄傲的面包车。他们说这辆面包车也是九爷为银城赢得的，没有九爷就没有车身上喷着“全国文明城市”的面包车。都说九爷为银城赢得的这辆面包车很贵重，国家赠送的，从北京开来的。

爸爸没见到这辆车，春天里面包车开进银城的那个黄昏爸爸走了，拉面还没吃完就跟着两个人走了，妈妈追出去要给爸爸穿上外套，爸爸说：“不用了，外套上有我的气息，你留着。”妈妈说：“不，我怕你冷。”爸爸说：“那地方很暖和，别担心，照顾好儿子，你也照顾好自己。”陪爸爸的人也说：“真的很暖和，春天了，放心吧，冻不着九爷的。”

我拉着妈妈的手，高兴地说：“妈妈别哭了，我们看九爷去！”一个哭肿了眼睛的阿姨说：“这孩子，你怎么也管你爸爸叫九爷呀？”我不高兴了，说：“你们叫得，我凭什么叫不得？”

没人说话了，他们都哑口无言。我上了车，坐在最前面，妈妈被叔叔和阿姨围坐在后面。妈妈不哭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外

面，怀里抱着春天里没能给爸爸穿上的外套。

不知道到哪里去看爸爸，没准是机场，那里才有真会飞的东西。银城机场离银城很远，老师说银城能有机场也少不了要感谢九爷。爸爸又不会开飞机，也不会开推土机，大家好像都习惯了夸九爷，我知道。

不管去哪里见爸爸，坐在喷着醒目红字的面包车开进市里的时候，我看见了第一片枫树林。

我上小学的时候银城还没有这么大，银城的树全加起来也没超过我和爸爸的手指数，现在银城到处都是枫树，枫叶红了，银城好漂亮，小英子说该叫“震撼”才是。她才震撼呢，去年作为银城高考状元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了，读法律专业，她走的时候说将来要当检察官，查查银城的枫树林是怎么来的。

枫叶红了，银城更美，更年轻。妈妈说爸爸越显老银城就越年轻，大家也都这么说，他们说老了九爷年轻了银城。有人说银城该种银杏树才对，所以叫“银城”，爷爷说下雪才对，大雪把银城覆盖才叫美，那一个美，才叫银城。爷爷要是活着，从甘家旺高高的山上往下看，一定会说银城几千年来都没有这样美过，望不尽的血红枫叶，一定比爷爷说的下雪更美。

妈妈又哭了。妈妈想爸爸，还不知道爸爸长什么样的时候就

决定跟爸爸结婚，我后来知道的。妈妈爱爸爸，老师说银城人都爱九爷，还有人说没有九爷就没有银城。爸爸一听到这话就摇头，表情怪怪的，我就问爸爸，别人夸你干吗老是难为情的样子呀？爸爸总会拍拍我的头，说：“儿子，他们太夸张了，爸爸什么都不是！”我说：“可大家都叫你九爷呀？”我记得爸爸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

爸爸不爱哭，喜欢笑。

第二章

爸爸有两只可爱的眼睛，两只眼睛一样大，一样的可爱，一样的像一朵花和另一朵花，就是两朵花了，爸爸一笑，眼睛就像两朵花一样在脸上绽开了。我写作文就是这样写的，我就写了爸爸的眼睛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哟，老师说不能这么写，没有人形容男人的眼睛可爱，何况九爷的眼睛也不像花。

她傻乎乎的居然看不出来。老师把妈妈叫到了学校说这事，期待着妈妈同意，妈妈就同意了，说：“你爸爸的眼睛怎么像花呢？我看更像两个没有发育好的葱头。”我哇的一声就哭了，老师可怜兮兮地看着我，妈妈大声说：“好了好了，你爸爸的眼睛不像葱头。”我就不哭了，妈妈又说：“可也不像两朵花！”我又准备好了哭，妈妈叹口气，朝老师难为情地笑笑，拽起我的手，“阿甘，别哭。”

一叫我阿甘，我就不哭了。

这时候该有笑声。果然就有了，总是班长带头笑起来，班长的笑声又大又脆，不像高中的班长瓮声瓮气的，他的笑声能撞到

黑板上，再从黑板上弹回来蹦得满屋都是，然后大家一起笑，大家喜欢阿甘，崇拜阿甘，就笑阿甘，一起拍桌子，一起跺脚，有节奏地喊：“阿甘！阿甘！阿甘！”连叫三遍。小英子告诉我，重要的人要喊三遍。

现在我可以直直腰，挺挺胸，跟妈妈回家了。回到家妈妈说：“他爸，给阿甘改个名字吧！”爸爸不同意，说：“何必呢？”我也不同意，说：“何必呢？”爸爸抚摸着我的头，“就叫阿甘。”妈妈就同意了，像爸爸一样热乎乎地看着我，然后摇摇头。妈妈每回提议给我改名字都以爸爸不同意结束，妈妈每回都摇头同意了。摇头表示同意，跟我已经取得的一些经验不一样。

我知道了，摇头不一定表示不好，也有同意，没准还有赞许呢。

过去无论谁叫我阿甘，都不见笑声，现在开始有了，那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我是阿甘我高兴。后来爸爸好不容易让我明白，大家喜欢的阿甘跟我没关系，大家喜欢另一个阿甘。就是说，还有一个阿甘。我就问：“哪个阿甘？爸爸，是你吗？”

要是爸爸也不错，我们家就有俩阿甘，大家都会笑。我喜欢生活里有笑声，没有笑声的日子叫什么日子呀。爸爸说：“儿子，那个阿甘是个美国人。”我知道了，那个碰巧也叫阿甘的是个美国人，腿像我一样不好使，后来就非常好了，跑得像兔子一样快。

我也准备这样，可以参加学校运动会，到时候一定跑得比兔子还快，就像爸爸了。我说：“爸爸，我要跑，你教我跑吧！”爸爸说：“儿子，再长大一些。”爸爸跟我的想法一样，就是再长大一些。长大需要一些时间，我有时间长大。

爸爸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特别能跑，从甘家旺一口气跑到银城的城关镇，就是在我现在的小学读书，再从城关镇跑回甘家旺，像飞一样快，每天追要下山的太阳。“像一只雄鹰在地上狂奔。”爷爷说，爷爷那时还没死，把大老鹰说成是在地上跑的动物，跟所有人的经验都不一样，那就差不多到了要死的时候。我说：“爷爷，大老鹰不是在天上飞吗？没有人说雄鹰在地上跑，我爸爸又不是田鼠，田鼠看见了黄鼠狼才会在地上狂奔呢！”爷爷说：“你懂什么？你爸爸没翅膀，不飞。”

这涉及了知识，没翅膀是不能飞的，可妈妈养的老母鸡有好大的翅膀也不飞呀？我又问爷爷：“爷爷，那大母鸡有翅膀怎么也不飞呀？”爷爷说：“你傻不傻呀？母鸡是下蛋的！”我笑了，哈哈大笑，“爷爷你才傻呢，我妈养的母鸡也不下蛋！”

这个我知道，妈妈买回来一只母鸡后，每天都趴到鸡窝往里看，从来没看到过母鸡下蛋。爷爷很生气，“你妈会下你这么个傻蛋就行了！”爸爸不高兴地说：“你干吗呀？”爷爷说：“我不干吗。”我就笑爷爷，告诉爷爷我妈妈养的大母鸡今天突然就会下蛋

了，“哈哈！爷爷，妈妈的母鸡一夜下了九个大鸡蛋！”

妈妈还不信，说这只老母鸡要么不下蛋，一下怎么就下出来半斤呢？爸爸说：“你什么眼神呀？九个大鸡蛋一斤二两呢！”爷爷把胡子吹得老高，瞪着爸爸说：“香火要断！我有个傻孙子全屎的怪你！”爸爸就不吭声了，两只眼睛像妈妈说的那样跟两个葱头似地看着我，然后伸出手，疼爱地摸摸我的头。

一到这时我就超幸福，心里热乎乎的。

爷爷说：“我小时候白参加革命了！还好解放了银城，咱们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品性就是不自私自利。”我有些不明白，问：“爷爷，人家都说你当年是飞奔革命，爷爷怎么就能飞呀？”爷爷吹着胡子说：“那是形容！形容！就跟你爸爸不可能从甘家旺跑到城关镇一样，回家也追不上太阳，可他老是追！现在想起来是比你还傻！聪明人屎的都自己留着，傻才遗传！怪不得别人！”我就看着伤感的爸爸说：“爸爸，没关系，等我再会跑了，我帮你追太阳！”爸爸好高兴，高兴地说：“太好了！有一天爸爸看着不着太阳了，你就自己继续追！这就对了，我儿子就是要追太阳！”

爷爷不关心我会不会像爸爸那样追太阳，陷入了沉思里，然后吹得胡子在嘴前飘着，说：“我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太屎得操蛋了？养的后代才一个比一个傻！”爸爸不同意，说：“什么呀？你当着阿甘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也不同意，而且不明白，就问爷爷，“爷爷，你老说你当年是飞奔革命，可你没有翅膀怎么能飞呀？”爷爷又把胡子吹了起来，愤怒地说：“那是形容！我的天哪，你怎么连形容都不懂呢？”我笑了，“哈哈，你当了排长也是形容的吧？”爷爷差点从床上掉下来，一到我把他当年的职务弄低了就不高兴，十分恼火，瞪起眼睛说：“阿甘！我是连长，爷爷是连长！跟你说了多少年了，你个臭孙子怎么老给我说成是排长？”爸爸说：“儿子，你爷爷是副连长。”

爷爷就不说话了，显然这比较精确，那就是副连长了。“想当年，哼！”爷爷从一个像他一样老得没了样子的军壶里喝了一口酒。爷爷的老军壶里不装水，只盛了酒的，喝一口以后就又要想当年了，“想当年！”这时候我就说：“我知道，你是被我爸爸的爷爷给打出甘家旺的！你气人，气死祖宗了！”爷爷脸都白了，一到这时候气得就要打个酒隔，他立马就打了一个酒隔，歪着头看爸爸气急败坏地说：“这孩子他妈的太傻！都怪你，现在都叫你什么？九爷？我他妈的还没死尿的呢，你当什么爷！”

爸爸就不说话了，疼爱地看着我，脸上有笑容，不是好看的那种。妈妈说：“他爷爷，大家叫他九爷跟辈数没关系的，只是个形容。”爷爷把军壶使劲地摔在炕桌上，“形容？这尿的世界不就是给形容坏的吗？”

妈妈想了想，说：“要说也是啊？可那也不能怪九爷呀！”爸

爸摇摇头，“时候不早了，都快睡觉吧！”妈妈说：“等一下，我去给你打水，洗洗脚。”爸爸说：“干吗每天都要洗脚呀？”妈妈说：“让你洗脚不是好好睡，而是好好走！”爸爸说：“你老担心什么？我干吗不好好走呢？”妈妈说：“借你去政府办上班，我右眼总跳，老怕你犯错误！”爸爸说：“不会的，媳妇儿你放心吧！”

从我记事开始，是爷爷爱犯错误，跟爱喝酒有关。爷爷在部队的时候听说县里把祖传下来的土地给甘家旺村里的人分了，很高兴，复员回来后又合作化了，集中起来归公社了，爷爷正好当上了甘家旺人民公社的书记，真好，还是爷爷管，只不过已经属于国家了。人都是国家的，离不开土地，都由政府收了管了，真是太好了，钟一响一起出工上地，太阳落一起收工回家，洗了手一起到村食堂吃饭，幸福得当当响，爷爷敲钟总是最后吃，基本上没的吃了，那爷爷也高兴。

当年跟爷爷出去的二十多个人只回来了三个，三个革命残废军人，爷爷能多照顾就多照顾。后来不一起吃饭了，到了一九六〇年甘家旺的人差不多饿死了一半，爷爷就给王县长打电话，说：“快送粮食来！”王县长说：“同志，勒紧裤腰带吧！”爷爷嚷嚷着：“那就送裤腰带来！”

这事传出了甘家旺，爷爷一下就成了银城名人，在爸爸之前。我们家三代单传，每一代都有一个姓田的男人，而且都出名，我